

白云飘过指南庵

卢小东

指南庵，位于鄞州区东吴镇勤勇村境内的群山之间，无甚名气。自1912年起的三年时间里，此庵寓居着一位青年学人，杨霁园。

之前一年，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时，29岁的杨霁园正在慈溪一所学校教书。清朝终结，使杨霁园滋生归隐之心。他出身于礼教家庭，儒家的价值烙印印至深。是年冬天，杨霁园辞去教职，心怀遗民的惆怅，离开慈溪。他回家的线路是从宁波搭乘航船，沿后塘河至小白上岸。勤勇村旧称“凤下溪”，离小白河头约五里之遥。而从勤勇翻越过山岭，便是杨霁园的老家瞻岐镇西村。指南庵藏山既深，又离家不远能时时省亲，遂成为他首选的归隐之地。

《杨霁园先生年谱》记录杨霁园在指南庵期间“伴僧侣同耕植而吟诵撰述，昼夜孜孜，各方学子从游者数十人”。耕植、撰述、授徒，俨然古代之潜修者。杨霁园以聪颖好学出名，15岁参加童生试，名列第一。在县城的月湖书院及孝廉堂读书时，以年轻博学，受到陆廷猷、张桓泰等师长的赏识。数年后的光绪二十八年试县学，又拔诸生第一，声名鹊起。以故纵使栖居隐蔽山寺，仍有四方学子慕名追随。

杨霁园住庵内偏西的一间房子，房有一丈多高的直窗，窗外对着一方岩石，长满苔藓，负墙而出。老僧告诉他：岩石预示多梦，不知先生有没有应验？杨霁园回答：住了些日子，并没有梦，虽然做梦也不错。事后杨霁园命此室为“岩斋”。他在岩斋讲课时，常觉得此岩似乎负墙而听，其势欲入室与他的弟子们一起参悟。两年后，杨霁园又把岩斋故室改称“养雄山舍”。他说，此地名凤下溪，凤雄而凰雌，夫自强不息、弘毅而浩然者之谓雄，因号“养雄山舍”。

杨霁园一生以教育及著述为己任，成就卓著。指南庵可以目为杨霁园开办的第一个私塾，而此间的学生情况如今已很难了解到。我查到的学生仅有两位，一位是桑纯（字粹臣，号卷怀）。杨霁园长女杨芾孺（1914—1980）多年后回忆：“大叔公卷怀先生就学家君时，吾方出生，追我踉跄学步之年，大叔公尚在门下。”杨芾孺的出生之年，其父就在指南庵教学。桑纯鄞之大富人，精小楷、擅篆刻，杨霁园曾请他刻“迫移”一印。著有《卷怀楼诗稿》。另一位学生是张成（字君武、月亭），鄞塘溪人。其同窗朱浩称，杨先生归隐，张成首从游。张成才华出众，系杨门杰出弟子之一，杨霁园称其有古丈夫风。喜武术，曾在蒋孝先麾下职掌书记。惜47岁就去世，著《天机楼诗》，内有《怀岩斋诸友》：“我有径寸心，明明常如月。持以奉诸君，不盈亦不没。”

《同治鄞县志》记载：“指南庵，县东六十里凤下溪，久废，咸丰四年重建。”咸丰四年距辛亥年间尚近，屋宇应该不会破旧，但寺中的生活条件大概不会太好。有个学生请教老师食、眠的方法，杨霁园这样回答：“欲食便食耳，不欲食须已。欲眠便眠耳，不欲眠须起。君问食眠方，我说但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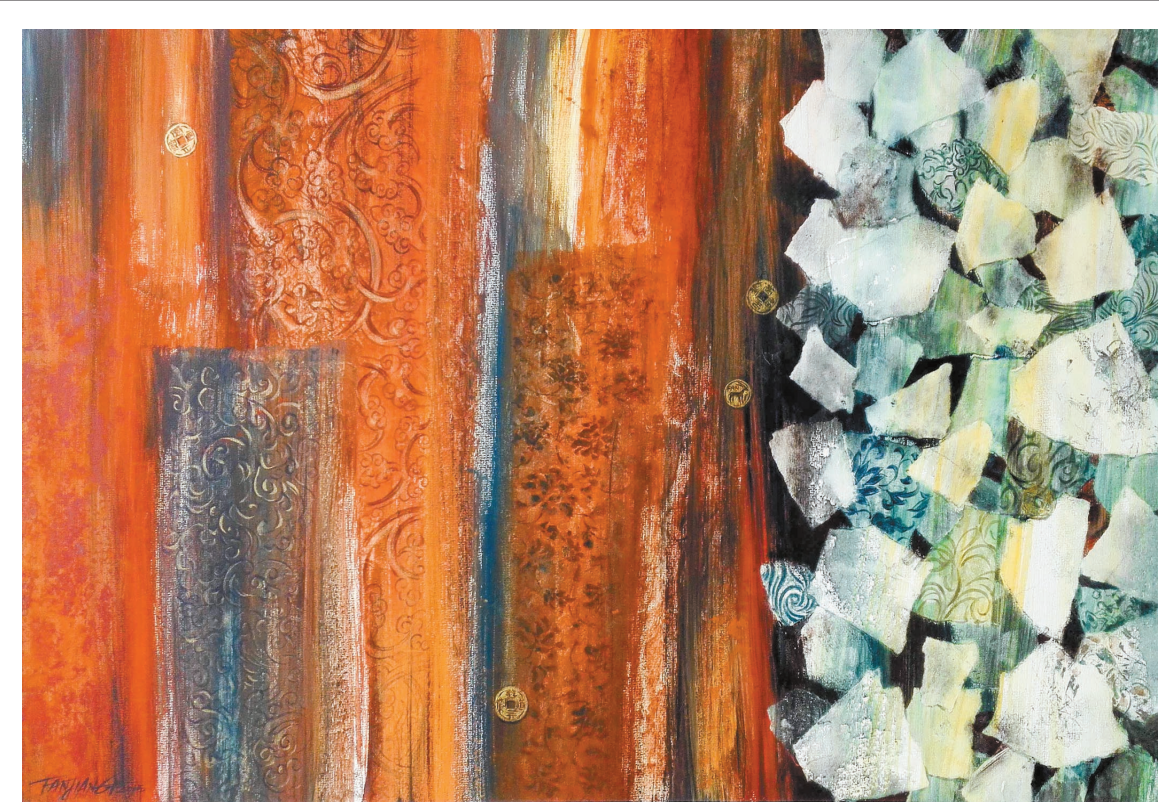
庵有僧若干，其中功修和尚，上了岁数，清晨杨霁园倚树读书，功修则取石投溪谷，练他的功夫。杨霁园此间撰写《庸溪笔记》等诸多文章，功修抄录之。十余年后，奉化中医王宇高游指南庵，功修老僧

已逝去，但徒弟还保存着他抄录的杨文墨迹。庵中还有位和高叫慧僧，温州人，人缘好，曾陪杨霁园登福泉山。当杨霁园与朋友洪左湖、翁孚人游瞻岐岭时，慧僧也同行。

指南庵期间常有朋友来探。1914年秋，杨霁园在庵上方的山泉（当地人叫响水岩，杨霁园私命名为翠微潭）烹茶待客，一时朋友、师生雅集，各赋诗，并成集《翠微潭烹茶诗》，杨霁园亲为作序。

当我翻阅杨霁园文集，看到有好几篇指南庵相关诗文。掩卷之下，就起了找寻先人足迹的愿望。勤勇村其实离我近，只是之前一直没有会心。抽了个晴朗的假日，按导航先找到了“指南禅寺”，结果勤勇村民告知，寺是新造的，真正的指南庵在村子另一边的山上，老早就被拆毁平整，种了茶树。我心不甘，继续在村中寻访故老。于是在热心村民王金宝老先生引导下，得以去了指南庵遗址。

从村走到指南庵，约有20分钟的路程。山路已修成了机耕路，所以好走，一条山涧沿路而下。间或看到两边种着橘树或桃树，就是一直没见着茶树。快到半山腰，林渐密，陪同的王老说到了：眼前是一块平地，长满杂草，周边多竹丛。如果不是老王指认，怎么可能想到这里曾是指南庵，乃至岩斋。王老少年时来过。庵有前后两进，四周长着数棵高大的乌桕树。



丝瓷之恋

范江 绘

张湾山坡悼诗人

朱田文

清明前夕，雨时下时停。我默默肃立在您的墓前，心中充满悲伤和内疚。

两年前，我回乡上完坟之后，母亲说：“你若还有时间，给我的爷爷和大伯父去上上坟吧，在张湾山。”遵母意，带上柴刀、祭品等物，我开车载上父母来到张湾山。走向一处向阳的山坡，是一片空地 and 桃花林。在山的东侧，母亲先找到了她爷爷的坟。墓碑上“胡式范先生墓”几个正楷字依稀可见。母亲说，墓碑上的字是沙孟海写的。

我们为这座大墓除草、添土。祭奠之后，母亲又带我走向山的西侧，桃树之中有一座坟墓相当简陋，坟头及周围杂草丛生，看上去有好多年无人前来祭扫了。边上还有一座小坟。

母亲说，“这里埋葬的是我的大伯父也就是你的大外公和他的儿子。大伯父病死时不到50岁，他儿子20岁不到得病死了，很可怜啊！”

母亲回忆道：大伯父名叫胡彤父，是位教书先生，平时很威严，我们小孩子都怕他。如有哪个小孩不听话，大人们就会吓唬他：“再不听话，我们向大伯父告状，叫他用板子打你。”一听这话，小孩子都乖乖的了。

“大伯父穿一身长衫，很有派头。有一天突然下雨，别人都急匆匆地跑着躲雨，大伯父依然不徐不疾在雨中行走。路人说，天下雨了，胡秀才也不快跑？阿伯答道：前面不是也在下雨吗？路人听了哈哈大笑。”

“大伯父生有一女一儿，女儿叫紫菲，儿子叫志瑾。志瑾哥，人长得像唐僧，白白嫩嫩的，对我们小弟小妹很好，有好东西会分给大家吃。他平时喜欢写字画，有一次还将许多字画挂在祠堂里，给大家看。他20岁不到就去上海租界记账，后来得了肺结核，回老家养病百日后去世了。”

我一边听母亲诉说往事，一边和父亲一起将坟头上的杂草除掉，然后，用黑漆将墓碑上已褪色的字涂黑，“诗人胡彤父墓”几个字渐渐地清晰起来。“诗人”之称，令我心头一震，在乡间被称为“诗人”的十分罕见。看着这几个黑色的字，我心中充满悲伤和内疚。悲伤的是，这么有才华的人早早地离开人世，内疚的是自己没有早一点去了解他的生平事迹。

前几年，家乡咸祥镇的胡纪祥老师送我一本《善藏楼诗抄》复印本，我如获至宝，抽空翻阅。为这本诗集题名的是“沙文若”，即沙孟海先生。《善藏楼诗抄》共收集胡彤父诗150多首，题材多为描述家乡风景、外出游学所见，以及师友唱和之作。其中“宰官一代知多少，胸有苍生总属公”“我亦梅仙旧伴侣，不撑吟骨傲尘凡”等诗句，胸襟博大，感情真挚，令我印象深刻。

2018年8月，收录咸祥古时六部诗文的《近代咸祥文存》出版，该书序言介绍：《善藏楼诗抄》作者胡尚炜（1900—1947），字形父，号葆亭，书斋名“善藏楼”，鄞州区咸祥人。师从杨霁园先生，终生任教，擅长作诗撰联，诗声远扬。

诗人朱浩在《善藏楼记》一文中提到，胡君彤父好学工诗，抒才思而寄讽喻，尝见于大君子矣。而天下未之知，取庄子“善刀而藏之”之意，名其楼曰“善藏”。

1934年，胡彤父随师友游览名山大川，泛舟长江，登黄鹤楼，饮酒纵论天下事，挥泪吟诗，举座惊叹。

同为杨霁园门生的朱骧在《善藏楼诗草序》中详细记录了这件事：“一日与彤父渡夏口，登黄鹤之楼，酒阑神会，互罄肺腑。彤父放谈游事，抵掌决眦，声驱泪迸，山川震撼，天地色变。一楼之人，愕然不知其何如人，何如故也！彤父之志，盖称乎其诗哉。”

胡彤父病亡后，朱浩作祭文：“呜呼胡君，才秀思敏。刻句鏖辞，水碧山青。既工其诗，乃厄其身……吊古洒泪，高啸抒愁。风云色变，寒鸟啾啾……”追述此事的杨霁园先生有诗曰：“昔感文襄泪满城，后来有客感欧盟。谈仙吹笛望乡外，忽作西台恸哭声。”

胡彤父是诗人，也是奇士。沙孟海先生作于1936年的《胡氏家庆叙》一文中，开头就有“姻党中得两奇士焉，曰张成君武、胡尚炜彤父”，意思是，在姻亲之中有两位“奇士”，一位是《天机楼诗》作者张君武，另一位就是胡彤父。胡彤父与沙孟海友谊深笃，常有诗书往来。《善藏楼诗抄》中有《偕君武过沙孟海幽居》《挽胡母沙母太孺人》等诗。1947年，沙孟海推荐胡彤父去浙江通志馆，被聘为编纂，不料胡彤父暴病去世，未莅任。

胡彤父与沙孟海是什么样的姻亲？我特地向我的大舅舅、年过八旬的胡友询求证，他说：“我的奶奶，也是大伯父胡彤父之母，与沙孟海之母为堂姐妹。这对姐妹一直因家族未分家而住在一起，感情非常好。阿拉胡家与沙家也非常亲热，凡沙家有大事，父辈就会前去帮忙料理，反之亦然。大伯父因病去世后，沙孟海先生不但为之题写墓碑，还出了安葬费。”

在清理了坟头及周围的杂草后，我和父亲给坟顶加上一些新土，并将一只花圈插在坟头。然后，点上香和蜡。霎时，香烟弥漫，我们朝坟墓弯腰，三拜。

母亲对我说，你大外公得病后一直躺在床上，临死之前，虚弱得连话也说不出了，就用力举起手指，指向床铺，当时在场的你外公外婆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办完丧事，将他睡过的床铺揭开一看，发现有一个竹筒，拉开竹筒塞，发现里面竟藏着一面红旗。

在当时的语境下，谁家有红旗，必定会被视作“赤匪”，那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我的外公外婆已作古多年，我无法查询这面红旗的下落。后来我还了解到，与大外公有交往、也当过教师的金绍勋是中共地下党员。我由此猜测，家藏红旗、直到临终才肯告诉家人的大外公胡彤父，极有可能是一名“红色人物”。

不幸的是，胡彤父之女胡紫菲在民国时嫁给一名警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坏分子”家属，让她扫大街。她受不了折磨，逃到上海给人家做保姆，但大家都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办完丧事，将他睡过的床铺揭开一看，发现有一个竹筒，拉开竹筒塞，发现里面竟藏着一面红旗。

“我只知海真名士，那识风尘凋玉颜。”今年清明前，我再次前往张湾山，为大外公扫墓。山风吹来，心中充满悲伤。

宣誓是阳光般的语言 洒落
英烈的圣地 晨露晶莹
闪烁 东方日升的光芒
青松翠柏 守候不变的哀思

烈士墓前 和平鸽的哨音
划过头盔敬挽的飘带
70多年前故事的青藤 爬满
纪念馆的岁月

梅花村会议（注）的雪花 飘向
山洋的草根 枝头闹春
信仰与革命的武装对上暗号
燎原之势轰轰烈烈

平溪会师的握手 开启

宣誓

应满云

解放的曙光 修械所
响起政权的锤炼 被服厂
织出民意的洪流

穿越 弹孔喋血信念
染红 宁台解放的扉页
陈列的草鞋 土铳 煤油灯
比党史的教科书更生动

镰锤相拥 崛起信念的森林
誓言排山倒海 涌漫山峰
种子和春天相约 思想的行囊
肩负 超越生命的高度

注：1947年1月底，中共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在宁海岔路白岭根村葛希曾家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上海分局驻浙东代表顾德欢、浙东工委军事干部张任伟、台属及各县属的负责人许少春、童衍孝、应为民。会议传达了上海会议精神，确定了独立自主开展台属地区武装斗争的方针和策略，明确的工作方针从隐蔽坚持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并宣布了中共台属工作委员会组成名单。

因会议期间大雪纷飞，全村梅花盛开，顾德欢提议这次会议定名为“梅花村会议”。

蓝莓与野果子

任金标

去年夏天，我们一行受邀去宁波仙园生态农庄摘蓝莓。途中我想：蓝莓与我小时候采摘过的果子会有什么不同？我已是古稀老人，之前从未听说还有一种叫作蓝莓的水果。

浮想联翩间，车子已经驶入生态农庄。农庄四面环山，蓝莓园位于西部山坡。灌木蓝莓，树姿优美：其主干低矮，枝干从根部丛生，枝上的叶片小而密，色暗绿。说是高丛蓝莓，却仅一米左右高。树冠如同撑开的大型雨伞，夏风吹拂，婆娑婀娜。每一片蓝莓园的顶上和四周，都围着白色塑料网，猜想必是为了防止鸟雀啄食。

浓密的枝叶间，挂果累累，团团簇簇。同一棵树上，蓝莓或青或红或蓝或紫。颗粒小而青，是结果不久还在生长的；淡红色的，正在由生而熟；蓝色的显示已成熟可口；紫黑的自然是熟透甜美了。

我在果园边漫步欣赏，看到前面一片满树紫多红少时，就立即止步，轻轻地撩开白晃晃的网罩，饶有兴趣地踏了进去。

眼前的一株，稠密的绿中略显微红的叶片间，蓝

莓果抱团成簇。垂涎欲滴的我，迅即摘下一粒，乌紫的果皮外，薄粉轻施，放入口中，一嚼，肉质细腻，一品，酸甜爽口。顿感“水果皇后”的美誉名副其实。

其间，进入果园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果香四溢的蓝莓园内，笑声不绝，人人眉飞色舞，个个兴致盎然。现摘蓝莓，成为时尚。

倏忽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著名诗句，在脑海中浮现。唐朝的杜牧肯定想不到，今天的人们能享受到如此美好的生活。随着海陆空交通的巨变，五湖四海，天涯海角，一年四季的应季水果，不再只局限于本地销售。如今，不论是哪里出产的水果，无论路途遥远还是邻近，超市、水果店、街头小摊，国产的、进口的，形形色色的水果，终年琳琅满目。备受国人青睐的国外优质水果，现在被引进种植的，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原产美洲、栽培最早始于美国的蓝莓，就是其中一个品种。今天我们采摘的是引进的栽培种，口感远胜大小兴安岭的野生蓝莓。

第一次采摘蓝莓，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童年时代，家里没买过水果，吃的要么是自家种的，要么是漫山遍野的野果子。生长在山上的有：粒小、色红、味酸的野酸杨梅；树枝有刺，果实毛茸茸，果内也多毛籽的毛栗；椭圆形、味酸而麻的黄布乃（俗称）……田野里还有种学名为覆盆子的木本植物，河边草地、犄角旮旯，到处都有，其果实近球形，多汁液，鲜艳欲滴，招人喜欢。这种野果因为味道甜美，即使长在苍蝇嗡嗡飞的朝天粪坑边，小伙伴们见了，也会即采即食，一点不嫌脏。

我家的园子里，除了桑树，还种了梨树、柚子树。这些乔木果树，我都是爬上去采摘果子的。爬桑树，不怕桑葚掉，桑葚掉在草地上用水一冲，仍可吃。梨子就不一样了。梨虽有皮，却很脆嫩，掉到地上，常常会摔得皮破肉碎汁流。所以每次爬梨树，我都是轻脚轻手，小心翼翼。

邻近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见到挂在树枝上的淡黄色大梨子，有时会忍不住翻越我家围墙，扳开篱笆，溜进园子“偷”摘。事后又会向我和盘托出，其实，即使我们看到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摘下的梨子，父母经常会分送四邻八舍品尝。

柚子树干、树枝比起别的果树要坚韧得多，爬上山后便于坐骑。柚子硕大，一只通常有二三斤重。每当我爬上树，摘下一个就喜滋滋地弯腰往下送，站在树下的母亲或姐姐，总是喜形于色地用双手捧接。趣浓浓，乐融融。分次摘下的柚子，一般存贮到春节期间，才拿出来招待亲朋好友。